

清朝第一奇案 楊乃武

第一回 通情

倉前鎮上，有幾間小屋，是楊姓的產業，一向租給葛祖耀的。葛祖耀排行第一，大家就叫他葛小大。他祖上是開豆腐店的，傳到他的手裏，運氣不好，連遭顛沛，漸漸地窮了，只得將祖傳的豆腐店盤與他人，搬出來租房住，自己反做了人家的夥計，幸虧他克勤克儉，勉強養家活口。

這葛小大的妻子畢氏蘭英，出落得百媚橫生，身材苗條，雖然荆釵布裙，小家打扮，却有一種天生的風韻，就有那些好事的，給他題了一個小白菜的綽號。有所說：「艷容誨淫。」他有了這等姿色，害得一般浮滑少年，像是游蜂浪蝶似的，徘徊在他家前後，百計引誘。小白菜人品雖生得風月，性格却還莊重，有時聽他們說長道短，他總嚴詞正色，對付他們，於是那些少年，知他不易上鉤，漸漸地絕足不來了。

說起這小白菜的來歷，他在洪楊革命的當兒，祇有八九歲，中途失散了爹娘，跟着那些逃難的，流落到倉前鎮上來，可憐挨飢受凍，在那街頭流浪。其時葛小大的父親，正開設着豆腐店，生涯稱手，瞧見了這個無家可歸的女孩子，便起了惻隱之心，收留在家裏撫養。

小白菜生性伶俐乖巧，很博得葛小大爹娘的歡喜。光陰真快，眨眨眼，小白菜長到十七歲，便與葛小大草草結婚，夫妻間雖還和睦，終嫌丈夫粗俗，背地裏不時怨命，怎奈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只得怨在心裏，隔了

不久，葛小大的爹娘死了，他們夫妻倆就當起家來。

葛小大租賃了楊府的房子，只爲一貧如洗，非但房錢不能按月付清，并且有時拮据起來，還要叫小白菜到楊府去借米借錢，喜只喜楊太太有求必應，所以葛小大夫妻倆，平日極其感激楊太太的恩典。

楊府在倉前鎮上，原是富戶，楊太太的丈夫，早已故世，膝前祇有一子，取名乃武，自幼賦性聰穎，用功讀書，因此童年就中了秀才，以故在倉前鎮上，有神童之目。楊乃武不但滿腹文章，而且對於醫道一門，頗有心得，不時有人請他診治，他除了幾個相熟知己之外，不便推辭，其餘一概謝絕。

那天楊乃武坐在書房裏，忽見一個小姑娘進來，認得是葛小大的妹子，默三姑，便問道：「三姑，你來做什麼呀？」默三姑道：「二爺要請你看病。」楊乃武訝道：「是誰病了呢？」默三姑道：「我家嫂嫂害了病了，他病倒了，燒飯，洗衣服，都要我做。請你二爺去醫好了我家嫂嫂，我好輕鬆些！」楊乃武道：「你家嫂嫂病了幾天了？」默三姑道：「讓我算起來看。」說着，屈着指頭，初一、初二的數。

楊乃武見他默氣十足，忍不住暗暗好笑，忙截住他道：「初一起的病麼？」默三姑將頭點了一點，說道：「正是初一起的病。」楊乃武道：「那麼到今日三天了，誰叫你來請我的？」默三姑道：「我家哥哥，他說必要求你二爺去的。」楊乃武道：「曉得了，你先去，我立刻就來便了。」楊乃武進去，裏過了母親，便走到葛小大家裏來。

相隔祇有幾十步路，瞬息即到，葛小大早在門外守候，看見楊乃武到來，滿面堆歡，說道：「二爺來了麼？我在這裏恭候已久了。」楊乃武道：「你家嫂嫂怎會害起病來？」葛小大道：「想是感冒了風寒，這幾天不

過吃一些稀粥，只是昏昏沉沉的要睡，我放心不下，祇好煩勞二爺貴步，望你二爺包涵。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引了楊乃武上樓，走進房中，見朝外擺着一張木牀，掛着一頂白地青花的花帳子，靠街一排是短窗，窗前擺着一隻抽屜檯子，檯上雜亂無章的放着鏡子、粉匣、梳頭器具之類。這邊靠牆放着一張小方桌，兩旁各擺一隻椅子，其餘是箱子、衣架等物，雖然破舊，收拾到也纖塵不染，十分整潔。

葛小大輕輕走到床前，對他妻子道：「二爺來診病了。」說着，就將一邊的帳子掛下。小白菜聽說，連忙側轉身來。這時他蓋着一條薄被，雖在病中，面龐消瘦，那兩眉之間，依舊帶有可餐的秀色。對楊乃武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啊呀！二爺，恕我抱病在身，不能行禮。」楊乃武道：「彼此相熟，何必客氣。」

於是跌三姑端隻椅子過來，放在床前。楊乃武坐下了，便用手兒按在小百菜的玉腕之上，靜心診脈。說也奇怪，只覺得小白菜的肌膚細膩到滑不留手，而且捏在手裏，好像柔軟無骨。楊乃武雖是正道人，到了這時，情不自禁，心坎上不免陶醉起來。按過多時，才叫小白菜換隻手出來，細細的按着，相對默然，一言不發。

葛小大在旁，有些不耐煩，問道：「二爺，他的病不要緊麼？」楊乃武被他這一問，宛如當頭棒喝，急忙放手，答道：「你家嫂嫂的病，不妨事的，只要吃帖藥下去，將受的風寒發散了，頓時就好。」說罷，又看了小白菜的舌苔，才起身坐在小方桌一旁。葛小大忙倒了一杯茶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二爺辛苦了，用口茶罷。」楊乃武開完了方子，吩咐了幾句，隨即下樓回去。

這小白菜雖自幼在豆腐店裏生長的，却生得月貌花容，乃竟配了粗醜的葛小大，巧妻伴了拙夫，背地

事時常怨命，兼之葛小大幫人家做夥計，尋錢來不夠用，長此以往，終非了局。他爲了這二層，終朝愁眉不展。那天又冒了風寒，所以就病倒在床。

他原是個玲瓏剔透的聰明人，楊乃武與他診脈，手按在他腕上的當兒，他就這樣想道：『我得楊家二爺賞識，不枉我生了這等姿色，況且楊家富有，若得他真心愛我，衣食一世無憂了。』原來他心裏以爲楊乃武有意於他，想到這裏，精神爲之一爽，又服了那帖藥下去，不過幾天，身體復原，益發美麗了。

楊乃武見了小白菜，雖一時心蕩神移，過後也就淡然了，不過心裏這樣想：『這等可愛的美人兒，偏那月老無情，嫁與一個做豆腐的粗漢，好一朵牡丹花，插在牛糞堆裏，應了『紅顏薄命』那句話，未免可惜！將來我若能娶得這樣的妻子，心滿意足。』

無巧不成書，那天下了天傾盆大雨，雨過天晴，小白菜到楊府裏，叩見太太，說道：『後面的廚房，大雨時坍到了兩垛牆壁，本來房錢也欠得多了，理當自行修理，但是手頭窮苦，實在無力，只得老着臉到來懇求太太，太太人好心好，一定可以原諒。』楊太太道：『你說那裏話來，修理費錢有限，不知別處有否損壞？』小白菜道：『不過有幾處漏雨，略爲修修就好。』楊太太道：『且讓我差人來看了，即日修理便了。』小白菜再三稱謝，告辭回家。

次日楊太太就叫乃武去看，乃武便走到葛家來。小白菜一見乃武，裝着滿臉的笑容，領他到後邊去，果見那灶間破敗不堪，積了一汪污水，兩垛牆壁，坍去了大半截。楊乃武因道：『這屋子快要坍了，非大大修理不可。』小白菜道：『那末又要破費府上了。』楊乃武道：『這原要修理的，假使只修了兩垛牆，也是沒用。』

小白菜道：『這是太太二爺大量，房錢分文收不到，反而化上一筆修費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你說還有幾處漏雨呢？』小白菜道：『都在我住的前樓上，共有多處呢。』楊乃武道：『漏雨處既在樓上，不必看了。』小白菜道：『這有何妨？二爺去看了，好指點匠人修葺。』楊乃武道：『這也說得是，你領我上樓去看了，就要回去。』

小白菜領了楊乃武到樓上，看過了漏處，定要乃武坐一會兒，吃杯茶去。楊乃武瞧他這般殷勤，不忍過拂，左右回去無事，也就坐了下來，隨口問道：『小大哥呢？』小白菜道：『他在店裏做事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他要回來了麼？』小白菜道：『他每天清早出去了，總要到晚上才回來呢。』楊乃武說道：『一天做到晚，却也辛苦。』小白菜道：『這叫做賺錢不辛苦，辛辛苦苦不賺錢，他賺的工錢，拿回來那裏夠用？我害了病，那帖藥還懇了他的東家去賒的呢。』楊乃武道：『這也可憐極了！』說着搖頭嘆息！

小白菜忙將話鋒一轉道：『二爺，你家太太多少高壽了？』楊乃武道：『今年五十六歲。』小白菜道：『太太真好福氣，又那麼清健，我想太太祇生二爺一人，必定望孫心切，府上的門第，二爺的人品，何愁不配了個如花似玉的小姐？二爺竟耽擱着，却是何故？』楊乃武嘆口氣道：『嫂嫂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就告訴你聽了罷！我爲了親事，曾經立過誓，定要娶個美貌女子，并且要自己瞧見，否則情願不娶，終身獨居，可是女子雖多，中意的却少。要是像……』他說到這裏，微微一笑，頓住了口，忽然不說了。

小白菜身子一扭，笑道：『二爺你說呀！像了那個，你就中意。』楊乃武紅着臉道：『我說了，嫂嫂要見氣的。』小白菜道：『這個怎敢？儘說不妨。』楊乃武這才說道：『若像嫂嫂這等姿色，可稱絕色的美人，只是難得！』小白菜啞了一聲道：『二爺言重了，我這苦命人，二爺比起我來，豈不作賤了人家的小姐？』楊乃武道：

我說的確是真話，我看一班女子，塗脂抹粉，站在面前，實在惹人討厭。」小白菜道：「二爺，像我這樣的人兒，你難道真的中意麼？」

楊乃武正想回答，忽聽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，暗暗吃驚，連忙站起身來，用目一看，原來是猷三姑。他到房裏，瞧見了楊乃武，很詫異的問道：「咦！二爺你幾時來的？」小白菜搶着道：「二爺才到這裏來，我與你不是方才說過的，灶間裏坍倒了兩垛牆壁，我去懇求楊府裏太太，喚匠人到來修理，蒙太太一口應許，叫二爺先來看過，就要修理了。」猷三姑道：「二爺既然來看坍牆的，怎說看到了嫂嫂的房裏？」小白菜道：「樓上有幾處漏雨，所以順便來看看。」猷三姑道：「二爺請寬坐一坐，我去倒茶來！」

楊乃武忙止住他道：「不消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猷三姑道：「二爺難得來的，爲甚這等要緊？」楊乃武道：「太太在家裏，等着我去回話。」小白菜道：「坐一坐也不妨。」三姑你尋我有什麼事？」猷三姑道：「嫂嫂有沒有布了？做鞋子還不夠呢。」小白菜道：「停一會兒給你便了。」楊乃武道：「他會做鞋子了麼？」小白菜笑道：「他做的，只好他自己穿，別人是穿不來的。」楊乃武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他在那裏？怎麼不見？」小白菜道：「他一人在房中做鞋子呢。」楊乃武道：「今年幾歲了？」小白菜道：「十四歲。」楊乃武笑對猷三姑道：「我給你做個媒人可好？」三姑聽說，羞得面紅耳赤，低倒了頭，格勒一笑，說道：「二爺打趣人家，我去了！」楊乃武道：「那麼我不說，你也坐了。」閒話多時，乃武恐母親懸望，當下別了小白菜，回轉家去。

楊乃武在平日讀書，最是用功，自從那天與小白菜調情之後，悠然神往，不但書也無心讀了，就是坐在書房中，也感覺而異常寂寞，因此，瞞了母親，到小白菜家中談笑，不久兩情融洽，就發生了曖昧，有時甚至宿

在小白菜家裏。猷三姑是瞞不過的，祇把那葛小大瞞在鼓中。

第二回 結婚

楊太太見乃武無心讀書，忽變常態，不禁疑訝道：「我兒讀書，一向專心壹志，不愛出門閒遊，詎知近日大謬不然，終日在外，莫非他背了我，在外尋花問柳？本來男大須婚，早該娶媳婦了，可是與我兒提及親事，總是推三阻四，不肯應允，我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聽其自然，故而耽擱直到如今，也許他在懊悔了，自己不便親口對我說，有意到外邊去廝混，我要是放任他到外邊去，惹出事來，豈非害了我兒？」

太太正在想的當兒，他哥哥馬永德邁步走將進來。他也是鎮上有名醫生，今天無事，特來探望。兄妹們相見過了，閒話了一番家常，太太便將乃武近狀告訴他哥哥聽了。馬永德手拈着髭鬚，說道：「外邊去遊蕩，賢妹應當嚴加管束，若說親事，我倒可以做個媒人，而且門當戶對。」太太道：「誰家的小姐呢？」

馬永德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茶道：「說起來賢妹也曉得，就是在河上村裏住的陳必忠，他家也是世代書香，如今雖比不上從前，却還不失是書香之家。太太道：「門第姑且不論，不知那位小姐品貌如何？」馬永德道：「那位小姐，不是我想做媒人說謊，實在是非常賢德的，平日無事，不出閨門一步，那天他母親偶染小恙，我去診脈，見過一面，確有花容月貌的美麗，而且端莊穩重，絕無半點輕挑，我想這段姻親，很可對得，不知賢妹意下如何？」太太道：「哥哥給乃武做媒人，那是最好沒有，不過你甥兒性格古怪，做不來他的主。」馬永德道：「什麼話？姻親總要父母作主，況且他長得這麼大了，再不成房，成何體統？他可在書房裏，我去和他

說，要他允了才罷。」立起身來，逕到書房裏來。

楊乃武見舅父到來，連忙站將起來說道：「舅舅來了，甥兒拜揖。」馬永德道：「罷了，你讀書倒是很認真。」楊乃武道：「考期已在目前，不得不急來抱佛脚了。」馬永德冷笑道：「哼！天天出門去游蕩，還要說用功！」楊乃武道：「沒有其事的，不過讀書得倦了，偶爾出去散步一下。」馬永德道：「休要搪塞，假使你果然用功，懸樑刺股，才是正理，那有上緊的當兒，反而出去游蕩，你不必瞞着我，你出外去，我也知道，一定是尋花問柳。」楊乃武聽到這句，暗吃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！事情敗露了！」聽他舅舅續道：「可是話也要說回來，你到了這般年紀，也怪你不得，如今我來做個媒人，給你娶個妻子，使你安心。」楊乃武聽舅父沒有提到小白菜，知道他不過猜疑自己，因道：「舅舅不要見疑，甥兒實無此意，若說婚姻一事，容甥兒晉省赴考之後，再談不遲。」

馬永德將臉色一正道：「休要推託，我與你母親也說過了，還是早些定親，免得出外生事，再者，你母親年紀也大了，應該要有一個媳婦，陪伴陪伴熱鬧。就是你楊家，祇你一脈單傳，要是你再不娶，豈不就誤了後嗣？你是讀聖賢書的人，難道不明此理麼？況且那位小姐，又是賢德，又是美貌，假使你錯過了，只怕沒處可尋，你是我的甥兒，我說的這些話，也都出於肺腑，你也不用躊躇，一口答應才是。」

楊乃武被舅父這麼一說，如夢方醒，心想：「我與小白菜那件事，豈是我們讀書人幹的？假使一旦敗露了，臉兒放在那裏去？舅父說的話，句句金玉，但不知是誰家小姐，面貌如何也罷，且待我問個明白，悄悄去看一看，如果中意，煩他作合。」因問道：「請問舅舅給甥兒作伐的，到底是誰家小姐？」馬永德見問，登時一張

冷酷的面孔上，露出一點笑意，一一回答了乃武，又道：『如果你允了，我就去說來，管教成功。』楊乃武說道：『舅舅且慢，容甥兒細細訪問一下，再去說親便了。』馬永德道：『何必訪得，難道說舅父做媒人，還疑惑有謊話麼？』說着又嘮叨了幾句，方才昂了頭，規行矩步的走了。

楊乃武尋思道：『怎樣去看陳家的小姐呢？要是不看，娶來了，不中意，斷送了畢生幸福。要是去看，小姐不出閨門一步，永世也看不到。』楊乃武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只在書房裏，顛倒價破來破去。

他有個書僮，名喚進才，伶俐異常，這時到書房裏，瞧見楊乃武那副神情，笑問道：『二爺又在想些什麼了？』楊乃武道：『告訴你聽了，你又不給我個法子出來。』進才道：『二爺有事，不妨告訴我，我有一肚皮歪才，想個法子，到得那裏。』楊乃武於是告訴他聽了。

進才道：『二爺一說法子馬上就來，我的姐姐也住在河上村，聽姐姐說，那位小姐每逢生日，必要到觀音堂裏去燒香，二爺不妨待他生日，候在觀音堂裏，不難與小姐見面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你可知道那天是小姐的生日？』進才瞠目答道：『這倒不曉得。』楊乃武道：『小姐的生日不知道，依然不中用。』進才沉吟了半晌道：『我去問姐姐去，姐姐也許知曉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不過你要秘密一些，不可給別人知道才是。』進才道：『這個自然，我就去了。』撥轉身就走。

進才到姐姐家裏，問明了陳小姐的生日，乃是四月初六日，回來告訴了楊乃武。楊乃武滿心歡喜，賞給了進才一兩銀子，等到四月初六日那天，楊乃武獨個兒，悄悄走到河上村裏來，將到觀音堂前，便見一個老婆子，陪着一個女子，打從那庵裏出來，走向那邊去。

楊乃武見那女子的背影，嫵娜娉婷，早就料着八九分，因問那正立在庵前送那女子的尼姑道：「敢問師太，那位小姐，可就是陳必忠的女兒？」尼姑道：「正是的，居士問他則甚？」楊乃武道：「前在親戚家見過的一時記不清楚，偶爾問一聲罷了。」尼姑聽說也就不再多言，關了山門進去了。

楊乃武問明白了，急邁步追將上去，可是只見背影，不見其貌。這時老婆子扶着女子，在前一步一步走，儘是那樣的慢，楊乃武跟在其後，微風過處，鼻邊香氣馥郁，故而一些不覺其慢。只是那女子只向前去，絕不回頭，倒覺心焦。看看那村口樹林裏有所大宅子，因想道：「只怕那就是他家了，此時再不一看其貌，機會坐失。」

於是楊乃武急中生智，瞧見那邊有條橋，便拾塊泥在手裏，等那老婆子扶女子過橋的當兒，就望河裏一丟，撲通一聲响亮，水花四濺，故意失聲叫道：「啊呀！一個包裹落到河裏去了。」那女子聽說，果然回過頭來。楊乃武留神一看，那面貌與小白菜，不相上下，果如舅父所言，美麗端莊。再看時，那女子已輕移蓮步，過橋去了。

楊乃武與陳小姐，由馬永德竭力作合，就在八月裏完娶。陳小姐果然非常賢德，待奉婆婆克盡孝道，夫婦之間，也很和睦。

第三回 決絕

楊乃武結婚以後，心想：「小白菜那邊，還是去說個明白，從此與他斷絕關係，使他死了這條心，好好跟

丈夫度日，不要再生妄想，免得醜聲四播。」於是他偷個空兒，悄悄到小白菜家裏來。三姑一見乃武，並不招呼，趨步上樓，喘着氣道：「嫂嫂快下樓去接。」小白菜詫異道：「去接那個？」三姑道：「二爺在樓下，你聽見嗎？」小白菜瞅了他一眼道：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？」三姑嘴一撇道：「二爺再不來，嫂嫂要望出病來了！」小白菜款步下樓，接了楊乃武上樓，殷勤讓坐送茶，瞧見楊乃武冰冷的臉色，與從前判若兩人，因之滿懷熱情，也就冷了下來，說道：「二爺如今有少奶奶陪伴，這裏竟絕足不來了。」楊乃武道：「不見得，這是母親作主，不能違拗他老人家。」小白菜道：「二爺這也怪不得太太，太太祇有二爺一子，豈有不望孫心切之理，巴不得早一日抱孫子咧！」楊乃武道：「我也爲了這一層，所以應允的。我今日到來，是有句肺腑之言，要與你一講。」

小白菜偏着頭，向乃武道：「二爺說便了。」楊乃武道：「就是我與你的事情，到底是私的，長此以往，難免有敗露的一天，我如今已娶了妻子，不敢再幹這事情了，兼之考期將到，不日就要動身。在你也是有夫之婦，我與你私下苟合，莫說對不起你的丈夫，就是良心上，也自不安，因此你我還是趁早分開，你幫了你的丈夫，勤儉持家，別再妄想了。」小白菜聽說，低垂粉頸，拈弄衣角，楊乃武道：「我說的你以爲對麼？」說時瞧着他的臉色。

小白菜微微抬起頭來，眉峯緊蹙，勉強說道：「二爺你說的自然對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不說了。楊乃武道：「你有話儘管說，何必吞吞吐吐，我所以要如此，實出於萬不得已，要是你有什麼難處，何妨從長的計議？」小白菜遲疑了半晌道：「我家的景況，二爺是曉得的，我也不必多說，如今蒙二爺不時周濟，賴以維持。」

過去，以後叫我怎生度日？

楊乃武道：『放心，我早就給你想過，針線生活，你是會的，左右閒着，何不給人家做做，也可趁幾個錢，又可解悶，如果再不夠用，不妨到我家來說，我仍願助你，不叫你受苦。』小白菜道：『既二爺這等說，敢不從命。只是二爺給我的好處，無以為報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你不用說這些話，只要你記着我的話，那就好了。』

小白菜轉憂為喜道：『二爺請寬坐片刻，我去作些酒菜來，聊表我一點寸心，二爺要到省裏去考試，算是錢行，巴望二爺中了舉人回府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不必費心了，我家裏還有事呢。』小白菜道：『二爺既說決絕了，無論如何，總要喝一杯去的。』楊乃武情不可却，只得坐下。

不多一回，小白菜端了一盤酒菜，送到房裏。以前二人在吃酒的當兒，總是有說有笑，十分親暱，今朝大不相同，相對坐着，各有各的心事，默默無言，尤其是小白菜，說不出難捨難割！

這時獸三姑進來，看見他們，說道：『吃酒呀？我來斟酒，省得你們客氣。』小白菜道：『你又來胡鬧了。』獸三姑道：『猜着了，二爺幾天不來，嫂嫂埋怨了，大家在動氣，話也不講，酒也不吃。』小白菜嘆道：『不要你多講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三姑，我以後不來的了。』獸三姑勸了一聲道：『看我面上，大家不要動氣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不在動氣，我與你嫂嫂講明白了。』獸三姑道：『二爺到底為什麼呢？』楊乃武道：『只要問你的嫂嫂便知。』說罷，站了起來，就要回去。

小白菜道：『再請坐坐何妨？』楊乃武道：『回去要料理事情，不能耽擱了。』小白菜情不自禁道：『待奴家奉敬一杯，祝二爺此去，功名成就。』說着，滿斟一杯，送將過來。楊乃武一口飲盡了，說道：『我也有一杯。』

喝了，却要記着我的話兒，幫助丈夫，勤儉持家。」小白菜接杯在手，流淚道：「二爺金玉之言，怎敢不謹記在心。」端起杯子，一飲而盡。

楊乃武正要下樓去，忽聽得樓下有人在叫道：「人在那裏？」小白菜失色道：「我家男的回來了！」說着，忙與三姑將桌上杯碟收拾了，放在床下，對着楊乃武，面面相覷。原來葛小大在平日間，清早出去了，總要到黃昏時才回來，所以小白菜與楊乃武幽會，沒有被他撞見。今天那家豆腐店裏的孩子，忽然患了喉症，葛小大因記得他父親在日，抄有個秘方，特地回來，尋那秘方，他到了家裏，不見妻妹，所以叫這一聲。

當下葛小大走上樓來，一眼瞧見楊乃武，心頭怔了一怔，可是，不敢開口就得罪，問道：「二爺怎麼在這裏？」小白菜搶着答道：「太太叫他來收房錢的，二爺說，修理灶間一筆費，要在房錢上算的，我說且等你回來商量，難得你這時回來了，再巧也沒有了。」

葛小大聽說收房錢，漲紅了臉，自覺慚愧，因對楊乃武道：「二爺實在抱歉得極，到月底我領着了工錢，先付些房錢就是了。」楊乃武道：「小大哥，本來我不來問你要的，只爲做了喜事，用虧了些，所以想湊了去還店賬，既你答應這月底，我也不逼着你要，就在這月底便了。」說完了，告辭下樓去了。

葛小大仔細想想，未免總有些疑心，便問小白菜道：「你不必掩飾了，二爺到這裏，到底爲了何事？」小白菜正色道：「二爺來收房錢的。」葛小大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休要哄我，收房錢那有收到樓上之理？」小白菜道：「誰來哄你，我想既要修理灶間，樓上也有幾處漏，趁着同時修理，二爺順便來看看，所以領他到樓上來的。」葛小大搖着腦袋道：「我不信，楊府裏的太太，大度寬宏，曉得我家裏窮，從來不會討過房錢，」

小白菜臉色一沉道：『不是我說你，你也多疑了，二爺正在新婚的當兒，難道還有什麼邪心？他又是正經讀書人，誰不稱讚？』葛小大聽了這話，覺得合乎情理，也就不說什麼了。

小白菜這才放心，乘間說道：『我有句話要對你說，不知你心裏怎樣？』葛小大道：『什麼話？你且說出來看！』小白菜道：『你幫着人家做夥計，尋來的錢，家裏如何夠用？我想照這樣下去，如何得了？我在家裏，閒着無事，想給人家做些針線，也可以尋幾個錢來，貼補家用，恐怕你不合意，預先對你說一聲。』

葛小大遲疑了一回道：『你願意做針線，貼補家用，男勤女儉，最好沒有，不過我日裏出去了，只怕那些浮滑少年，藉詞進來打混，我放心不下。』小白菜道：『這你不消慮得，只要我心地光明，有誰敢來廝混？就是你日間出去了，門兒總是關着的，難道他們會飛進來不成？』葛小大方才應許他，將秘方尋出了，便匆匆地到店裏去。

第四回 赴考

楊乃武雖在新婚的當兒，舉業要緊，別了母親妻子，帶着進才，雇船運到省裏去。那天楊乃武正在艙中看書，忽聽人聲喧嚷，推開了窗兒看去，原來已到了一處小鎮，見那河裏船隻紛紛向兩邊撐開，說是餘杭縣新官鄭光祖的船在前面了。楊乃武憤然道：『一個新知縣，尚未到任，這等作威作勢，欺壓黎民，但不能來欺我。』隨吩咐船家道：『你們只管膽大搖上去。』

船家聽見二爺吩咐，頓時膽壯，就不跟着讓開了。可是那大船上的水手，見他不讓，厲聲喝道：『你們瞎

了眼的，老爺的船來了，還不讓開！『這邊船家道：『在這河裏，誰行得？誰行不得？』說着話，迎頭搖上去。那邊大船上水手大怒，等搖得近了，仗着新官的勢，聲勢汹汹，就打將過來。這邊船家也不甘示弱，迎着亂打，可是人數少，到底打輸，而且還給大船上打傷了幾個。

楊乃武這就更加着惱，自己走出艙來，怒罵道：『你們這班狗頭，倚仗那個勢頭，大胆行兇？我到省裏去，少不得有人要尋你們主使的出來算賬，才知道我不是好惹。』鄭光祖正從艙裏走出，聽見這幾句話，便問左右道：『這是何人？』有一個是餘杭縣衙門裏書吏，趕來接新官的，他識得楊乃武，因即回答了。

鄭光祖又問道：『他是何等樣人？』書吏回道：『他是縣裏鄉紳人家之後，已中過了秀才，想是到省裏去趕考的。』鄭光祖眉頭一皺，沉吟着道：『惹出事來了！那幾個動手的，快與我拿來！』左右答應一聲，把那些水手一齊拿下。鄭光祖怒責道：『你們這班狗才，他們不肯讓就罷了，爲甚不問情由，動起手來？竟將他們打傷了，還當了得！』

於是便命左右將那些水手，押送到這邊船上來，書吏奉命見楊乃武道：『這是水手的不是，狐假虎威，擅自行兇，新任老爺將他們重責過了，吩咐送到這邊來，當面處治。』說罷，左右將衆水手推倒在艙板上，每人打了四十板。楊乃武這口氣，怎肯就平下去，冷笑一聲道：『這就算了麼？我倒不信，他有多大的勢頭，放縱得這班水手，這等猖獗。』書吏道：『新任老爺也說，這事非常抱歉，二爺就息了怒罷。』楊乃武道：『不相干，我們要開船了，快些回去！』

鄭光祖得悉楊乃武態度堅決，沒奈何自己過船來，拱手說道：『小弟不知楊兄駕到，有失迎候之至。』

楊乃武冷笑道：『被人欺到這地步，還說迎候，簡直笑話。』鄭光祖道：『就是水手冒犯了楊兄的虎威，委實是他們擅自動手，要求楊兄看小弟薄面，不必深究了。』楊乃武道：『只怕沒有這等容易。』鄭光祖道：『依楊兄尊意如何？』楊乃武道：『這些打傷了的，難道不要醫治麼？』鄭光祖道：『既楊兄這等說，小弟即送一百兩銀子過來，作為醫藥費便了。』楊乃武道：『這才是近人情的正理，不然我到省裏去，不怕巡撫大人不理，那就沒有這等從寬了事。』鄭光祖諾諾連聲，告別回船，打發人送一百兩銀子過來。

楊乃武到了省裏，因考期尚有三天，住在寓中，殊覺無聊帶了進才，走出錢塘門，但見沿岸楊柳，葉子雖已染上了淺黃色，幸有亭臺樓閣，掩映其間，反覺得新秋景致，饒人興趣。乃武見沿湖有搭着遮陽的船兒，便雇了一艘，搖出斷橋，湖裏的水，波平如鏡，人在其中，為之心曠神怡。

楊乃武正在瀏覽西湖風景，忽聽那邊有人喚道：『乃武兄，也在這裏游湖麼？』楊乃武回過頭來，瞧見一人，乘着同樣的船兒，也在遊湖，認得是同鄉人沈德生，同案秀才，連忙站起來答道：『沈兄幾時到省的？』沈德生道：『昨天才到。』楊乃武道：『我們在這裏相見，可謂巧遇。』沈德生道：『小弟帶得酒肴在此，快請過來，同飲幾杯。』

楊乃武點頭稱好，算給了船錢，便到沈德生的船上來，彼此寒暄了幾句，接着便談到中途遇見新任知縣鄭光祖一事，細說一遍。沈德生飲盡了杯中酒道：『我最厭惡這班做官的，一到鄉鎮上，少不得耀武揚威，擺着空架子，不把人家放在眼裏，此番鄭光祖給楊兄做服了，也給衆人吐口氣，也許他以後，不敢再用官勢嚇人。』